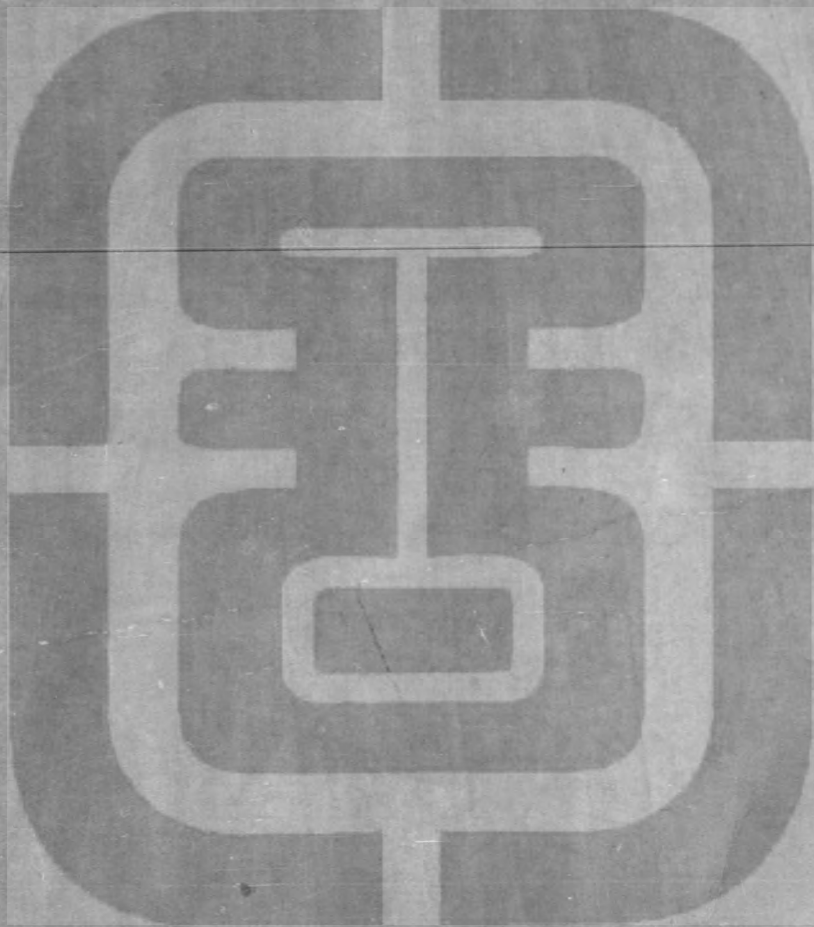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 二 十 六 冊

鷄肋

余嗜書如簡中之蠹魚讀書如瀛莫之謾畫性根  
弗靈無彊記能真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久而  
成卷以類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觀者焉別  
為一卷名曰鷄肋古汴趙崇絢元素云

從理入口目有重瞳之異

漢周亞夫從理入口竟以餓死南史有水軍都督褚  
蕪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舜目重瞳  
項羽亦重瞳子而死垓下隋魚俱羅自有重瞳為煬  
帝所忌斬東都市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稍爲折樹稍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 肉飛僊

北史沈光任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踞弛禪定寺

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僊

### 蕭譽惡見婦人

南史梁王蕭譽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 劉邕嗜瘡痂

南史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鱖魚嘗詣孟靈休灸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旣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



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逋互與鞭瘡痂常以給饒

到彥之初擔糞

南史到彥之初以擔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

婦人有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為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

男子乳生漣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

親自哺養乳為生漣

唐元德秀元子襁褓喪親無

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

累世有列傳

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與王祥祥臨薨以刀沒第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覽孫導至十一世孫褒歷兩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義之獻之徽之弘僧達曇首僧綽僧虔儉皆有孫裔此史傳所無也若河東裴十代有傳非一祖流傳又晉謝氏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朗



宋張敷 梁蕭暎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躍 北齊馮翊 王潤 崔昂 元文遙

後周杜杲 隋張乾威 唐李高 成王千里

知囊

史記秦檮里子號——漢晁錯以辯號——東漢魯

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晉宣帝舉兵廢曹

爽桓範出赴爽宣帝曰——往矣 杜預號——

八達

魏曹爽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窓——各有

主名 諸葛誕八人號——晉光逸與胡毋輔之謝

混畢卓等八人裸袒酣飲謂——晉宣帝兄弟八人

俱以達為字時號——

萬石君

漢石奮號——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八子皆

二千石號——東漢秦彭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

者五人三輔號——秦氏唐張文瓘高宗時為侍中

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

第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佩六印

蘇秦——國相——漢五利將軍——謂五利天士

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 戰國犀首

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

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噴酒救火

後漢樂巴——成都——郭憲——齊國——晉佛  
圖澄——幽州——

水鏡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晉衛瓘奇樂廣曰此  
人之——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復在  
於茲

撲鏡

魏夏侯惇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輒——於地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於地  
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  
因——大叫創來而死

倒用印

唐朱泚偽迎天子段秀實——司農——以追其兵五  
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都統——以定人  
心

大人跡

史記始皇時有——見臨洮脚——六尺 漢武帝求  
神僊公孫卿至東萊言見——長數丈——甚大魏咸  
熙二年——見襄武縣——長三尺二寸唐則天長安  
元年司刑寺囚偽作——五尺改元大足

援臂善射

漢李廣 吳太史慈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垂手下膝





原件短缺

蜀先生 晉武帝 後周太祖 陳武帝宣帝 前  
趙劉曜 秦符堅 後秦姚萇 南燕慕容垂 五  
代南漢劉龔 蜀王衍 南史陳柳皇后皆一一  
一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  
膝皆以誅死

口吃人

韓非 司馬相如 揚雄 周昌 魯恭主 魏明  
帝 鄧艾 宋孔顥 後周盧柔 鄭偉 隋盧楚  
唐李固言 南唐孫盛

古人嗜好

文王嗜菖蒲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  
到嗜芟 曾皙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王莽嗜鯉

精騎衝擊虜大潰敗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  
酒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 晉  
周顥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醒 前燕皇甫真  
飲石餘不亂 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季  
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  
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北史柳謩之飲  
一石不亂 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 孔珪飲酒  
七八斗

漢兩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



禹子伯達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

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義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

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玉環

明皇雜錄唐睿宗所御琵琶曰一一楊貴妃小名曰一一

玉樓

李賀為白一一記集僊傳王母所居龜臺有一一

二又道家以兩肩為一一故坡詩凍合一一寒起粟

光搖銀海眩生花

銀河

道家以目為一一乾牒子裴鈞大宴有一一受一斗飲器也

白鳥

陸機詩疏鷺謂之一一夏小正閏蚋謂之一一

玄駒

爾雅云駒小馬也夏小正謂蟻曰一一古今注謂黑鯉為玄駒

夜光

鄒陽傳夜光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淮南子月  
名夜光

司花女

南部煙花記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續僊傳  
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曰  
妾父司此花今為道者開之

繞梁

列子韓娥歌音——樂書——樂器也與箜篌相似  
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為之懷遠亡其器亦絕矣又  
楚莊王琴名——

莫難

古今注——珠色黃出東夷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

小蠻

白樂天詩楊柳——腰即白公侍兒也若晚春酒熟  
尋夢得云還携——去試覓老劉看即酒榼也

忽雷

冷聞記鱒魚一名——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琵琶  
號大——小——

雞肋終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  
出處誕略臨汀劉君序之爲詳後六十有八年競以  
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  
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携所謂談圃  
者隨行因請于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于世欣然領  
略之遂槩於木且以爲臨汀故事云乾道二年六月  
望日季孫競謹書于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  
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  
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徃來乎  
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  
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

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竒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上

高郵孫升君孚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饑寒無與從者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



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 英廟宮僚也 聖眷素厚書簡以老

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

人請春卿春卿因造卧内諭意時 裕陵秉燭侍立

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

不知若果不就必须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 上

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 裕陵在東宮朝廷

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

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

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

寢不報迨 裕陵即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

制入謝 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

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 宣

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 英廟所賜御劄上

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叅政抃悅道初好神僊術在成都僧上詩云滇

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

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

換竒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

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

自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

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

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屺恠其形色異常

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趺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瀨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爲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煥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摧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



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乃所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

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窞粟江外可取燕達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爲號果遇於窞傍逵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逵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備直元祐初公爲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



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況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子瞻以溫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傳堯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爲

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

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爲已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上於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赦文孫抃當筆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隧牌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旣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旣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竒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折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葡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



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染家裏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

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盡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完惟焚一厠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有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



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茸閩人呼爲香薷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曰蕕臭草也漢書

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蕕是不得爲香草今香茸自甲拆至花時投殺俎中馥然謂之臭草可乎按本草香薷音象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爲香茸閩中呼爲香薷此非當以本草爲證公曰信是杜太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摺定曰莫要剥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剥恐先剥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特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循州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



仁宗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  
德用狀類 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  
類 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  
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 上每  
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  
歸即從容屬異日計 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  
氏曰其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鷄  
爪迨 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  
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  
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即召見用針刺腰

針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 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  
賜號興龍宧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  
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  
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  
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  
亦下雨王過兩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  
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  
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爲一郡將庇之  
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雩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  
新立倉法胥史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爲不便故平甫



譏之也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師聖閻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上

孫公談圃中

高郵孫升君孚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曾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



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  
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晝一拱燃  
騰炬一枝儲祥宮 太宗建之爲民祈福 神宗以  
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  
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  
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  
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交章  
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  
步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旣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  
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三城外迂其勢以避之

古老相傳爲留趙灣王  
位乃其識也

藝相以宋州節度使即帝

趙志忠自契丹歸明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  
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  
忠底已死了三二十箇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  
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 上  
未納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  
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  
禹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  
者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



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臆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子後

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蘇少保頌爲人深沉有度量不悅於荆公罷知制誥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迓吏及卒數百人盡跳波間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八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願云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闌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予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爲末種韭因論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予曰是二藥正如君子小人之性所養彌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



之松栢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入於地中千歲爲茯苓又千歲爲琥珀又千歲爲璠狀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如烏頭其銳而脩者爲天雄而兩歧者爲烏喙歧而八角老者爲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數者其名異而一種大抵愈久而愈毒至於發爲苗幹尚能殺人董是也公異之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明而入身具桎梏曳病延立廷下血汗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爲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爲僭矣僭豈可得於是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領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遽使他人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



每遇 真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 上慟哭其聲哀  
咽黔川謝師德嘗收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  
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絕  
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  
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  
更不入太后閣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  
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又煩 聖慮太后怒曰教做  
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  
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折簾 上自  
此親政

神宗時早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

羅義神灾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  
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為汝  
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  
詣一廟為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即日大雨使  
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  
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  
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  
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  
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  
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



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  
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願肯開後堂門坐  
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華老辭之衆遂去華老  
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充邃於  
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  
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  
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  
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  
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挑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  
留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脩人  
事至京杜門以故皆踈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  
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  
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予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  
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  
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  
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  
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  
上鷓尾皆暫徹去

鄭待制穆字閑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



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  
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  
日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  
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  
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  
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爾栗者牽特時必先引其母  
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  
避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

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  
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列  
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

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  
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陽城責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  
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  
側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龜事龜嘗責知此  
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  
歸生男子遂以龜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  
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爲紫微日



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曰硫黃神僊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  
臟腑中穢滯有驗予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於  
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乎地相薄而  
不和故聚而爲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  
則蒸爲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爲  
劑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爲背疽若鍾乳生巖穴流  
如馬澶結如鴛管虛圓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  
研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於硫黃  
昔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史食其餘流血而殞蓋用此  
二藥也硫黃信有驗迨不可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  
可茹則名爲草鍾乳水產之莢其甘滑可食則名爲

水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煇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  
掌而笑

公旣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  
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爲知州喻陟所  
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  
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  
路爲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晉公之  
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  
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爲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寃濫詞理抑  
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



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牌子書黃州二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汀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爲此行也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公罷泰州幕時携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

日病甚其女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人劉鄉人也來獻袈裟于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余嘗得公詩集今略記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笋千官散珠簾一夜空峽口送人詩云來書占喜鵲落日聽鳴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父啜糟醪述懷詩云睡須山鳥喚酒聽竹枝斟長陽道中云窮搜詩句熟老練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雲每逐晨光出紅鶴長隨暮靄還自南京和彭九江云梁臺歌吹餘衰草滄浦琵琶悵晚風公在汀州避謗罕作詩有



云慈竹笋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此一聯道盡汀州景物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藥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爲收採公言服之數日已覺轉側甚輕信竒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此言因師以菖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身退之所謂引年迄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祈寒盛暑凝之以層冰暴之以烈日衆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哉公頷之



孫公談圃下

高郵孫升君孚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僊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

子瞻官鳳翔陳仲亮知府好黃白術府中有術僧甚異仲亮屢迫之輒逃匿不出子瞻乘間入寺排闥見僧問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其法用黃金一兩朱砂一錢同燒之須臾化爲紫金其價數倍子瞻因爲仲亮言即呼僧至驗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第未幾敗官而卒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



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風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



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螳細侵唇蓮燭當時事靈頭此  
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爲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  
蘇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士  
貶刺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  
馬貶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崇二年何  
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  
捕鞭笞之聲聞于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  
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  
吳氏有女爲崇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  
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圯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

祕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  
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  
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  
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  
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補  
墨器青如其言家貲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  
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  
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  
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



人山林中有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  
即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  
父遽焚於水濱即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  
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爲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恂  
恂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  
蒼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  
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即以祕書少監領真  
祠公言近嘗有其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  
相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兢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  
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

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侍  
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蕭悻深密正當  
防竊美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

凡稱臣察上言即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  
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  
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  
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  
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  
賊旣絕食遂散去公爲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即日  
輦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



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橫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爲僉判任滿別之神翁無他語但言做官時着緋後公入京授烏墩鎮至潤尋醫六年授常山撫勾未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臺自海陵至此五年方莅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甫乞字書一諱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火泰州舉

人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設齋求字中使去得一蝕字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莊公岳爲湖北漕得真字未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宮公未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後乙亥年責歸州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監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觀引神翁於三清像後閉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人也

許景山逖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旣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爲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况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



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爲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今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

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即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共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

勸君莫上望鄉臺

神廟見詩責郴州稅郴多碧蓮

根大如盃張嘗以墨印於詩藁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過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公言不曾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上荆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

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已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日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為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甌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負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灸背遂愈范峒善風鑿公為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切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

造平淡難乃箒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恠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為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為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即被髮之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



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犯御名英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票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跣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旣而撫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

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

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鑿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敕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孫公談圃卷終

